

陸贄

竹居叟廬

全唐文

卷四百六十八之四百七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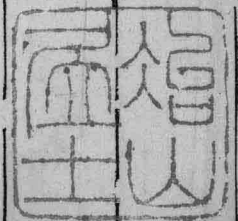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六十八目錄

陸贄九

奉天論奏當今所切務狀

奉天論前所荅奏未施行狀

奉天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



欽定全唐文
卷四百六十八
目錄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六十八

陸贄九

奉天論奏當今所切務狀

隱朝昨日奉宣聖旨逆賊雖退猶未收城令臣審思當今所務何者最切具條錄奏來者伏以初經大變海內震驚無論順逆賢愚必皆企竦觀聽陛下一言失則四方解體一事當則萬姓屬心動關安危不可不慎臣謂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若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羣情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自

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亂之本繫於人心況乎當變故動
搖之時在危疑向背之際人之所歸則植人之所去則傾
陛下安可不審察羣情同其欲惡使億兆歸趣以靖邦家
乎此誠當今之所急也然尚恐爲之不易者蓋以朝廷播
越王命未行施之空言人或不信何以言其然今天下之
所欲者在息兵在安業天下之所惡者在斂重在法苛陛
下欲息兵則寇孽猶存兵固不可息矣欲安業則征徭未
罷業固未可安矣欲薄斂則郡縣懼乏軍用令必不從矣
欲去苛則行在素霽威嚴言且無驗矣此皆勢有所未制

意有所未從雖施於德音足慰來蘇之望而稽諸事實未符悔禍之誠且動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動人以行者其應必速蓋以言因事而易發行違欲而難成易發故有所未孚難成故無思不服今陛下將欲平禍亂拯阽危恤烝黎安反側既未有息人之實又乏於施惠之資唯當違欲以行已所難布誠以除人所病乃可以彰追咎之意副惟新之言若猶不然未見其可頃者竊聞輿議頗究羣情四方則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

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上下否隔於其際真偽雜糅於其間聚怨囂囂騰謗籍籍欲無疑阻其可得乎物論則然人心可見蓋謂含宏聽納是聖主之所難鬱抑猜嫌是眾情之所病伏惟陛下神無滯用鑒必窮微愈其病而易其難如淬鋒潰疣決防注水耳可以崇德美可以濟艱難陛下何慮不行而直爲此慄慄也臣謂宜因文武羣官入參之日陛下特加延接親與敘言備詢禍亂之由明示咎悔之意各使極言得失仍令一一面陳軍務之際到卽引對不拘時限用表憂勤周公勤握髮吐餐而天下歸心

則此義也又當假之優禮悅以溫顏言切而理愜者必賞
導以盡其情識寡而辭拙者亦容恕以嘉其意有諫諍無
隱者願陛下叶成湯改過之美褒其直而勿吝其非有謀
猷可用者願陛下體大禹拜言之誠獎其能而亟行其策
至於匹夫片善采錄不遺庶士傳言聽納無倦是乃總天
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
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爲亂化疑梗爲訢合易怨謗爲謳
歌浹辰之間可使丕變陛下儻行之不厭用之得中從義
如轉圜進善如不及推廣此道足致和平其於昭德塞違

恐不止當今所急也慮有愚而近道事有要而似迂冀垂
睿思反覆詳覽必或無足觀採捨棄非遙謹奏

奉天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

臣某言賊泚逋誅尚穴宮禁陛下思念宗廟痛傷黎元仁
孝交感至於憤激猥以急務下詢微臣臣雖鄙懦尊慕仁
義荷陛下知己之遇感陛下思理之誠愚衷所懷承問輒
發不以淺深自揆不以喜怒上虞誠缺於周防承順之規
是亦忠於陛下至之分也前奉詔問尋具上陳請延羣
臣稍與親接廣咨訪之路開諫諍之門通壅鬱之情宏採

拔之道自獻荅奏迨茲彌旬不聞施行不賜酬詰未審宸
旨以爲何如昧於忖量但務竭盡恐由辭理蹇拙不能暢
達事情悽悽血誠敢願披瀝頻煩黷冒豈不慙惶蓋犬馬
感恩思效之心睽睽而不能自止者也臣聞立國之本在
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以謂人情者聖王之
田言理道所由生也是則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
必因人情情有通塞故否泰生情有厚薄故損益生通天
下之情者莫智於聖人盡聖人之心者莫深於易象其別
卦也乾下坤上則曰泰坤下乾上則曰否其取象也損上

益下則曰益損下益上則爲損乾爲天爲君坤爲地爲臣
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
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
也氣不交則庶物不育情不交則萬邦不和天氣下降地
氣上騰然後歲功成君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損
益之義亦猶是焉上約已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
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已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
之損乎然則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
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故喻君爲舟喻人爲水水能載

舟亦能覆舟舟卽君道水卽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
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
必以其心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乃至
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夫幾者事之微也以聖人之德
天子之尊且猶慎事之微乃至曰萬慮豈不以居上接
下懼失其情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微則萬幾之慮
不得不精也危則覆舟之戒不得不畏也夫揆物以意宣
意以言言或是非莫若考於有跡跡或成敗莫若驗於已
行自昔王業盛衰君道得失史冊盡在粲然可徵與眾同

欲靡不興違眾自用靡不廢從善納諫靡不固遠賢恥過靡不危故詩書稱堯德則曰稽於眾捨已從人數舜之功則曰明四目達四聰言務同欲也序禹之所由興則曰益贊於禹禹拜昌言述湯之所以王則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言能納諫也歌文王作周則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美武王克殷則曰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言皆從善也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者天下之盛王也莫不從諫以輔德詢眾以成功是則德益盛者慮益微功愈高者意愈下及代之衰也則道亦反焉故書曰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言違

眾也詩曰汝魚杰于中國斂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
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又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曾是莫聽大命以傾言遠賢也書曰謂人莫已若者亡詩
曰惟彼不慎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人卒狂言自用也前
史數桀紂之惡曰強足以拒諫辯足以飾非言恥過也考
得失於已行之迹鑒盛衰於已驗之符孰失道而不衰孰
得理而不盛報應以類影響不差胡可不則而象之敬而
畏之乎粵自秦漢暨於周隋其間將歷千祀代興者非一
姓繼覆者非一君雖所遇殊時所爲異迹然失眾必敗得

眾必成與堯舜禹湯同務者必興與桀紂幽厲同趣者必
覆全失眾則全敗全得眾則全成多同於善則功多甚同
於惡則禍甚善惡從類端如貫珠成敗象行明若觀火此
歷代之元龜也尚恐議者曰時異事異臣請復爲陛下粗
舉近效之尤章章者以辯焉太宗文皇帝以天縱之才有
神器之重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威行如雷霆明照侔日月
英略施於百務聖功被於九歌固非庶品之所度量常情
之所鑽仰然猶兢兢畏慎懼失人心每戒臣下獻規恒以
危亡爲慮夙興聽理日旰忘勞公卿迭趨庭奏庶務評議

得失與眾共之下無滯情上無私斷退朝之暇宴接待臣
諮訪謀猷詢求過闕或論往古成敗或問人間事情每言
及暗主亂朝則省懼自戒言及賢君理代則企竦思齊言
及稼穡艱難則上下相匡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君
臣同慮議息征徭懋德懲違觸類滋長尚恐過言謬舉既
往難追每召宰相平章必遣諫官俱入小有頗失隨卽箴
規得一善必遽命甄昇聽一諫必明加褒錫故得時無闕
事人樂輸誠又引文學之流更直宿於內署或講求典禮
或諷誦詩書每至夜分情忘厭倦夫以太宗之德美貞觀

之理安且猶務得人心其勤若此是則人心之於理道可
一日而不接乎高宗始年亦親聽納故當時翕然歸美以
爲有貞觀之風兼賴遺澤在人先範垂裕幸無改作俗以
阜康數十年間天下無事承平之業滋久倦勤之意頗彰
燕居益深接下彌簡前哲之耿光浸遠中宮之威柄潛移
卒有嗣聖臨朝天授革命豈不以經邦之道闕疇咨於大
猷宴安之懷溺偏信於近狎馴致禍變幾將傾邦雖亂匪
自他然其失一也弊俗一靡餘風遂流訖神龍景雲之間
皆嬖倖亂朝聰明不達元宗躬定大難手振宏綱開懷納

忠克已從諫尊用舊老採拔羣材大臣不敢壅下情私昵
不敢干公議朝清道泰垂三十年謂化已行謂安可保耳
目之娛漸廣憂勤之志稍衰侈心一萌邪道並進貪權竊
柄者則曰德如堯舜矣焉用勞神承意趣媚者則曰時已
太平矣胡不爲樂有深謀遠慮者謂之迂誕驚衆有讜言
切諫者謂之誹謗邀名至尊收視於穆清上宰養威於廊
廟議曹以頌美爲奉職法吏以識旨爲當官司府以厚斂
爲公忠權門以多賂爲問望外寵持竊國之勢內寵擅迴
天之謠禍機熾然燄燄滋甚舉天下如居積薪之上人人

懼焚而朝廷相蒙曾莫之省日務遊宴方謂有無疆之休
大盜一興至今爲梗豈不以忽於戒備逸於居安憚忠鯁
之怫心甘諛詐之從欲漸漬不聞其失以至於大失者乎
肅宗懲致寇之由蘊撥亂之略虛受廣納同符乎太宗招
延詢謀輟食廢寢洞啟誠腑推心與人豁披曾襟忘已應
物故得來蘇之望允塞配天之業勃興先皇帝繼守恭勤
而益之以和惠惠則有感和則有親雖時繼艱屯而衆不
離析理尚寬大務因循而重作爲然於紫宸聽朝常限三
人奏事亦宣諭德令課責侍臣或賞其盡規或讓以容默

性本仁恕事多含宏諫雖未從且不深忤情苟有阻終獲
上通故君臣相安而人亦小息陛下英姿逸辯邁絕人倫
武略雄圖牢籠物表憤習俗以妨理任削平而在躬以明
威照臨以嚴法制斷流弊日久浚恒太深遠者驚疑而阻
命逃死之亂作近者畏懾而偷容避罪之態生君臣意乖
上下情隔君務致理而下防誅夷臣將納忠又上慮欺誕
故睿誠不布於羣物物情不達於睿聰臣於往年曾任御
史獲奉朝謁僅欲半年陛下嚴邃高居未嘗降旨臨問羣
臣跼蹐趨退亦不列事奏陳軒墀之間且未相諭宇宙之

廣何由自通雖復例對使臣別延宰輔旣殊師錫且異公
言未行者則戒以樞密勿論已行者又謂之遂事不諫漸
生拘礙動涉猜嫌由是人各隱情以言爲諱至於變亂將
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
日之所覩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
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僞盡知之矣列聖升降之效厯厯如
彼當今理亂之由昭昭如此未有不興於得衆殆於失人
裕於僉諧蔽於偏信濟美因乎納諫虧德由乎自賢善始
本乎憂勤失全萌乎安泰今陛下將欲悔禍徼福去危從

安若不循太宗創業之規襲肅宗中興之理鑒天寶致亂
之所以懲今者遷幸之所由則何以孚聖懷彰令問新遠
邇之聽歸反側之心乎前承德音訪及庸鄙敢緣私議輒
以獻聞自爾已來反覆千慮愚智有分信非可移至今拳
拳猶滯所見不勝愚誠懇欵謹復布露以聞臣某惶怖死
罪謹言

奉天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

朝隱奉宣聖旨頻覽卿表狀勸朕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
辭理懇切深表盡忠朕本心甚好推誠亦能納諫但緣上

封事及奏對者少有忠良多是論人長短或探朕意旨朕雖不受讒譖出外卽謾生是非以爲威福朕往日將謂君臣一體都不隄防緣推誠信不疑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他故却是失在推誠又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銜歸過於朕以自取名朕從卽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卽便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朕見從前已來事祇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亦不是倦於接納卿宜深悉此意者聖德廣大如天包容俯矜狂愚仍賜獎諭嘉臣以

懇切目臣以盡忠雖甚庸駑實懷感勵夫知無不言之謂
盡事君以義之謂忠臣之夙心久以自誓以此爲奉上之
道以此爲報主之資幸逢休明獲展誠願旣免罪戾又蒙
褒稱庶奉周旋不敢失墜儻陛下廣推此道施及萬方咸
獎直以矜愚各錄長而捨短人之欲善誰不如臣自然聖
德益彰羣心盡達愚衷懇懇實在於斯睿眷特深縷宣密
旨備該物理曲盡人情其於慮遠防微固非常識所逮然
臣竊謂天子之道與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
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帝王之盛莫盛於堯雖四

凶在朝而僉議靡輟故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是知人有邪直賢愚在處之各得其所而已必不可以忠良者少而闕於詢謀獻納之道也昔人有因噎而廢食者又有懼溺而自沉者其爲矯枉防患之慮豈不過哉願陛下取鑒於茲勿以小虞而妨大道也臣聞人之所助在乎信信之所立由乎誠守誠於中然後俾眾無惑存信於己可以教人不欺唯信與誠有補無失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以爲食可去而信不可失也又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也言不誠則無復有事

矣匹夫不誠無復有事況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而可不誠於人乎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害者臣竊以斯言爲過矣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由此論之陛下可審其所言而不可不慎信其所與而不可不誠海禽至微猶識情僞含靈之類固必難誣前志所謂衆庶者至愚而神蓋以蚩蚩之徒或昏或鄙此其似於愚也然而上之得失靡不辨上之好惡靡不知上之所祕靡不傳上之所爲靡不效此其類於神也故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

接不以禮則徇義之意輕撫不以恩則效忠之情薄上行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若響應聲若影從表表枉則影曲聲淫則響邪懷鄙詐而求顏色之不形顏色形而求觀者之不辨觀者辨而求眾庶之不惑眾庶惑而求叛亂之不生自古及今未之得也故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若不盡於已而望盡於人眾必給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眾必疑而不信矣今方岳有不誠於國者陛下則興師以伐之臣庶有虧信於上者陛下則出命以誅之有司順命誅伐而不敢縱捨

者蓋以陛下之所有責彼之所無故也向若陛下不誠於物不信於人人將有辭何以致討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去身願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爲悔者也臣聞春秋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易曰日新之謂盛德禮記曰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商書仲虺述成湯之德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周詩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夫禮易春秋百代不刊之典也皆不以無過爲美而謂大善盛德在於改過日新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而贊揚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

改過周宣中興之賢主也吉甫文武之賢臣也以賢臣而
歌誦賢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之意較然
著明唯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蓋謂人之行已必有
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
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是爲君子遂非則其惡彌積斯謂
小人故聞義能徙者常情之所難從諫勿拂者聖人之所
尚至於贊揚君德歌述主功或以改過不吝爲言或以有
闕能補爲美中古已降淳風浸微臣旣尚諛君亦自聖掩
盛德而行小道於是有人則造膝出則詭辭之態興矣姦

由此滋善由此沮帝王之意由此惑譖臣之罪由此生媚
道一行爲害斯甚太宗文皇帝挺秀千古清明在躬再恢
聖謨一變流弊以虛受爲理本以直言爲國華有面折廷
爭者必爲霹靂雷霆之威而明言獎納有上封獻議者必爲
黜心意之欲而手敕褒揚故得有過必知知而必改存致
雍熙之化沒齊堯舜之名向若太宗徇中主之常情滯習
俗之凡見聞過則羞已之短納諫又畏人之知雖有求理
之心必無濟代之效雖有悔過之意必無從諫之名此則
聽納之實不殊隱見之情小異其於損益之際已有若此

相懸又況不及中才師心自用肆于人上以遂非拒諫孰有不危者乎且以太宗有經緯天地之文有底定禍亂之武有躬行仁義之德有致理太平之功其爲休烈耿光可謂盛極矣然而人至于今稱詠以爲道冠前古澤被無窮者則從諫改過爲其首焉是知諫而能從過而能改帝王之美莫大於斯陛下所謂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銜歸過於朕者臣以爲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伏願以貞觀故事爲楷模使太宗風

烈重光於聖代恐不可謂此爲歸過而阻絕直言之路也
臣聞虞舜察邇言故能成聖化晉文聽輿誦故能恢霸功
大雅有詢于芻蕘之言洪範有謀及庶人之義是則聖賢
爲理務詢衆心不敢忽細微不敢侮鰥寡侈言無驗不必
用質言當理不必違遜于志者不必然逆于心者不必否
異于人者不必是同于衆者不必非辭拙而效速者不必
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實慮之以終其用
無他唯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理見天下之心夫人之
常情罕能無惑大抵蔽於所信阻於所疑忽於所輕溺於

所欲信既偏則聽言而不考其實由是有過當之言疑既甚則雖實而不聽其言於是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其可重之事欲其事則存其可弃之人斯並苟縱私懷不稽皇極于以虧天下之理于以失天下之心故常情之所輕乃聖人之所重圖遠者先驗於近務大者必慎於微將在博採而審用其中固不在慕高而好異也陛下所謂比見奏對論事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者臣竊以衆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槩輕侮而莫之省納也陛下又謂試加質問即便辭窮者臣竊以陛下雖窮其

辭而未盡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何以知其然臣每
讀史書見亂多理少因懷感歎嘗試思之竊謂爲下者莫
不願忠爲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
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
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
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
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
彊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愞此三者臣下之
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

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辯必勦說而折
人以言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
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
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愞者避辜而情
理之說不申矣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眾多宮闕之重
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獻而上獲覩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
而無一焉就獲覩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無一幸而得
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上情不通
於下則人惑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疑則不納其誠惑則

不從其令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之
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是使亂多理少從古以然考其
初心不必淫暴亦在乎兩情相阻馴致其失以至于艱
者焉昔龍逢誅而夏亡比干剖而殷滅宮奇去而虞敗屈
原放而楚衰臣謂夏殷虞楚之君若知四子之盡忠必不
勦弃若知四子之可用必不違拒所以至於忍害而捨絕
者蓋謂其言不足行心不足保故也四子旣去四君亦危
然則言之固難聽亦不易趙武咷咷而爲晉賢臣絳侯木
訥而爲漢元輔公孫宏上書論事帝使難宏以十策宏不

得其一及爲宰相卒有能名周昌進諫其君病吃不能對
詔乃曰臣口雖不能言心知其不可然則口給者事或非
信辭屈者理或未窮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酬一
詰而謂盡其能哉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實以此輕天
下之士必有遺才臣是以竊慮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
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良有以也古之王者明四目達
四聰蓋欲幽抑之必通且求聞已之過也垂旒於前黈纊
於側蓋惡視聽之太察唯恐彰人之非也降及末代則反
於斯聰明不務通物情視聽祇以伺罪釁與眾違欲與道

乖方於是相尚以言相示以智相冒以詐而君臣之義薄矣以陛下性舍仁聖意務雍熙而使至道未孚臣竊爲陛下懷愧於前哲也古人所以有恥君不如堯舜者故亦以是爲心乎夫欲理天下而不務於得人心則天下固不可理矣務得人心而不勤於接下則人心固不可得矣務勤接下而不辨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矣務辨君子小人而惡其言過悅其順已則君子小人固不可辨矣趣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犯顏取怨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害而以美利利之猶懼忠告之不諛況有疎隔而勿接又

有猜忌而加損者乎天生烝人本以爲國人之有口不能
無言人之有心不能無欲言不宣於上則怨讟於下欲不
歸於善則湊集於邪聖人知衆之不可以力制也故植謗
木陳諫鼓列爭臣之位置采詩之官以宣其言尊禮義安
誠信厚賢能之賞廣功利之途以歸其欲使上不至於亢
下不至於窮則人心安得而離亂兆何從而起古之無爲
而理者其率由此歟苟有理之之意而不知其方苟知其
方而心守不壹則得失相半天下之理亂未可知也其又
違道以師心弃人而任己謂欲可逞謂衆可誣謂專斷無

傷謂詢謀無益謂諛說爲忠順謂獻替爲妄愚謂進善爲
比周謂嫉惡爲嫌忌謂多疑爲御下之術謂深察爲照物
之明理道全乖國家之顛危可立待也理亂之戒前哲備
言之矣安危之效歷代嘗試之矣舊典盡在殷鑒足徵其
於措置施爲在陛下明識所擇耳伏願廣接下之道開獎
善之門宏納諫之懷勵推誠之美其接下也待之以禮煦
之以和虛心以盡其言端意以詳其理不禦人以給不自
眩以明不以先覺爲能不以臆度爲智不形好惡以招詔
不大聲色以示威如權衡之懸不作其輕重故輕重自辨

無從而詐也如水鏡之設無意於妍蚩而妍蚩自彰莫得而怨也有犯顏讜直者獎而親之有利口讒佞者疎而斥之自然物無壅情言不苟進君子之道浸長小人之態日消何憂乎少忠良何有乎作威福何患乎妄說是非如此則接下之要備矣其獎善也求之若不及用之懼不周如梓人之任材曲直當分如滄海之歸水洪涓必容能小事則處之以小官立大勞則報之以大利不忌怨不避親不挾瑕不求備不以人廢舉不以已格人聞其才必試以事能其事乃進以班自然無不用之才亦無不實之舉如此

則獎善之道得矣其納諫也以補過爲心以求過爲急以能改其過爲善以得聞其過爲明故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爲盛德是則人君之與諫者交相益之道也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採納之名然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唯恐讜言之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其推誠也在彰信在任人彰信不務於盡言所貴乎出言則可復任人不可以無擇所貴乎已擇則不疑言而必

誠然後可求人之聽命任而勿貳然後可責人之成功誠
信一虧則百事無不紕繆疑貳一起則羣下莫不憂虞是
故言或乖宜可引過以改其言而不可苟也任或乖當可
求賢以代其任而不可疑也如此則推誠之義孚矣微臣
所以屢屢塵黷而不能自抑者蓋以陛下有拯亂之志而
多難未平有務理之誠而庶績未乂有堯舜聰明之德而
未光宅於天下有覆載含宏之量而未翕受於眾情故臣
每中夜靜思無不竊歎而深惜也向若陛下有其位而無
必行之志有其志而無可致之資則臣固已從俗浮沉何

苦而汲汲如是惟陛下詳省所闕亟行所宜歸天下之心
濟中興之業此臣之願也億兆之福也宗社無疆之休也
謹奏

書表

齊宣王與之乘出曰之願也欽此之辭也宗社無疆之兆也
黃山及及吹景對對可善官視關通竹板宜體天可文也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六十九目錄

陸贄十

奉天論尊號加字狀

重論尊號狀

奉天論赦書事條狀

奉天論擬與翰林學士改轉狀

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奉天論解蕭復狀

奉天薦袁高等狀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奉天奏李建徽楊惠元兩節度兵馬狀

駕幸梁州論進獻瓜果人擬官狀

又論進瓜果人擬官狀

全唐文卷四百六十九目錄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六十九

陸贄

十

奉天論尊號加字狀

右冀寧奉宣聖旨往年百官請上尊號曰聖神文武皇帝
今緣經此寇難諸事並宜改變眾議欲得於朕舊號之中
更加一兩字卿宜商量事體穩便得否者伏以睿德神功
參天配地巍巍蕩蕩無得而名臣子之心務崇美號雖或
增累盈百猶恐稱述未周陛下既越常情俯稽至理愚衷
未諭安敢不言竊以尊號之興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

已累謙沖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今者鑿輿播越未復
宮闈宗祏震驚尚愆禋祀中區多梗大憝猶存此乃人情
向背之秋天意去就之際陛下誠宜深自懲勵以收攬羣
心痛自貶損以答謝靈譴豈可近從末議重益美名既虧
追咎之誠必累中興之業以臣庸蔽未見其宜乞更詳思
不為兇孽所幸此臣之至願也謹奏

重論尊號狀

右冀寧奉宣聖旨卿所商量加尊號事雖則理體甚切然
時運必須小有改變亦不可執滯不信卿宜為朕更審思

量應亦無妨者臣聞德合天者謂之皇德合地者謂之帝
德合人者謂之王父天母地以養人理物各得其宜者謂
之天子是皆至尊之殊號極美之大名雖欲變更無踰於
此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自生人已來君德之最神聖者
天下尊之美之亦已至矣而其指以爲號者或曰皇或曰
帝唯目一字且猶不兼禹湯繼興莫匪大聖尚自菲薄降
號爲王嬴秦德衰於殷周而名竊於義皞兼皇與帝始總
稱之流及後代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是知人主
輕重不在名稱崇其號無補於微猷損其名不傷於德美

然而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崇之獲矜能納諂之譏得失
不侔居然可辯況今時遭屯否事屬艱難尤宜懼思以自
貶抑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
若黜舊號以祇天戒天時人事理必相扶人既好謙天亦
助順陛下誠能斷自宸鑒渙發德音引咎降名深自尅責
惟謙與順一舉而二美從之外可以收物情內可以應元
運上可以高德於夏古下可以垂法於無窮興廢典矯舊
失至明也損虛飾收美利太智也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
常爲稱首者達於茲義而已矣陛下何恡而不革反欲加

冗號以受實患哉元元道德經曰王侯自謂孤寡不穀以
賤爲本也周襄王遭亂出居于鄭告于諸侯曰不穀不德
鄙在鄭地春秋禮之以其能降名也漢光武詔令上書者
不得言聖史冊稱之以其能損已也臣顧以賤微獲承訪
議伊尹恥其君不如堯舜臣亦恥之是以誠發於中不復
防慮忌諱赦其愚而鑒其理惟明主行焉謹奏

奏天論赦書事條狀

右隱朝奉宣聖旨并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臣令臣審看可
否如有須改張處及事宜不盡條錄奏來者臣謹如詔旨

詳省再三猶懼所見不周兼與諸學士等參考得失僉以爲綱條麤舉文理亦通事多循常辭不失舊用於平昔頗亦可行施之當今則恐未稱何則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不可以常語諭自陛下嗣承大寶志壹中區窮用甲兵竭取財賦昨庶未達於暫勞之旨而怨咨已深昊穹不假以悔禍之期而患難繼起復以刑謫太峻禁防傷嚴上下不親情志多壅乃至變生都輦盜據宮闈九廟鞠陷於匪人六師出次於郊邑奔逼憂厄言之痛心自古禍亂所鍾罕有若此之暴今重圍雖解逋寇尚

存裂土假王者四兇滔天僭帝者二豎又有顧瞻懷貳叛
援黨姦其流實繁不可悉數皇輿未復國柄未歸勞者未
獲休功者未及賞困窮者未暇恤滯抑者未克伸將欲紓
多難而收羣心唯在赦令誠言而已安危所屬其可忽諸
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昔成湯遇災而
禱于桑野躬自髡剔以爲犧牲古人所謂割髮宜及膚剪
爪宜侵體良以誠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者益不臻今茲
德音亦類於是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
招延不可以不廣潤澤不可以不宏宣暢鬱堙不可不洞

開襟抱洗刷疵垢不可不盪去癥痕使天下聞之廓然一
變若披重昏而覩朗曜人人得其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
應須改革事條謹具別狀同進除此之外尚有所虞竊以
知過非難改過爲難言善非難行善爲難假使赦文至精
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
天下和平夫感者誠發於心而形於事人或未諭而宣之
以言言必顧心心必副事三者符合不相越踰本於至誠
乃可求感事或未致則如勿言一虧其誠終莫之信伏惟
陛下先斷厥志乃施於辭度其可行而宣之其不可者措

之無苟於言以重其悔言克誠而人心必感人心既感而天下必平事何可不詳言何可不務罄輸愚懇伏聽聖裁謹奏

奉天論擬與翰林學士改轉狀

右冀寧奉宣敕旨卿及諸學士名銜宜並鈔錄進來冀寧又向臣說云聖意以臣等自到奉天書詔填委欲與改轉以獎勤勞者承命竦恧顧慙非宜進退徬徨不知所措臣謬以儒學選居翰林雖職異訏謀而恩參近侍當陛下用兵之會乏決勝之籌從陛下避狄之遊靡出奇之計見危

闕授命之節知難無伏死之爭事君大猷臣則皆曠屑屑
供職曾何足云夫君之有臣以濟理也理不失道亂何由
生亂之浸興由理乖也君之及難實臣罪也是以主憂則
臣辱主辱則臣死今陛下躬罹逼脅露處郊畿園廟震驚
斯謂辱矣寇讎密邇亦云憂矣臣竊謂凡今在位任重者
其罪大職近者其責深臣之職司頗亦爲近是宜當責安
可增榮又聞初到奉天已頒詔命應是扈從將吏一例並
加兩階今若翰林之中獨蒙改轉乃是行賞不類命官以
私錄微勞則臣等遷位過優勸來者則從官加階太薄先

後失次輕重不倫凡百具寮誰不解體夫行罰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犯行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至如徇主忘家固是臣子常分追陪輦蹕曷足甄稱陛下必以朝官之中有來有否事須旌別以儆不從則望先錄大勞次徧羣品然後以例均被臣亦何敢獨辭殊渥曲臨實傷大體不任覲懼之至謹奉狀以聞謹奏

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右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

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百乘之室不畜聚斂之臣夫豈皆能忘其欲賄之心哉誠懼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耳是以務鳩斂而厚其帑積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子所作與天同方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爲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之不爲貪散之不爲費以言乎體則博大以言乎術則精微亦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虧法失人誘姦聚怨以斯制事豈不過哉今

之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耆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所用盡各區分稅賦當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乎天子以奉私求元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祗於茲迨乎失邦終以餽寇記曰貨悖而入必悖而出豈非其明效歟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行約儉斥遠貪饕雖內庫舊藏未歸太府而諸方曲獻不入禁闈清風肅然海內丕變議者咸謂漢文却馬晉武焚裘之事復見於當今矣近以寇逆亂常鑿輿外幸既屬憂危之運宜增做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

遊行殿忽覩右廊之下榜列二庫之名懼然若驚不識所以何則天衢尚梗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聲噢咻未息忠一作勤戰守之效賞賚未行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萬日所視孰能忘懷竊揣軍情或生缺望試詢候館之吏兼採道路之言果如所虞積憾已甚或忿形謗讟或醜肆謳謠頗含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昨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義感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息迨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

絕甘以同卒伍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讟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恒性嗜貨矜功其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怨咨此理之常固不足怪記曰財散則民聚財聚則民散豈非其殷鑒歟眾怒難任蓄怨終泄其患豈徒人散而已亦將慮有構姦鼓亂于紀而強取者焉夫國家作事以公共爲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爲心者人必拂而叛之故燕昭築金臺天下稱其賢殷紂作玉杯百代傳其惡蓋爲人

與爲己殊也周文之囿百里時患其尚小齊宣之囿四十里時病其太大蓋同利與專利異也爲人上者當辨察茲理洒濯其心奉三無私以壹有衆人或不率於是用刑然則宣其利而禁其私天子所恃以理天下之具也捨此不務而壅利行私欲人無貪不可得已今茲二庫珍幣所歸不領度支是行私也不給經費非宣利也物情離怨不亦宜乎智者因危而建安明者矯失而成德以陛下天姿英聖儻加之見善必遷是將化蓄怨爲銜恩反過差爲至當促珍遺孽永垂鴻名易如轉規指顧可致然事有未可知

者但在陛下行與否耳能則安否則危能則成德否則失
道此乃必定之理也願陛下慎之惜之陛下誠能近想重
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
安必以分下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與
眾同欲是後納貢必歸有司每獲珍華先給軍賞瓌異織
麗一無上供推赤心於其腹中降殊恩於其望外將卒慕
陛下必信之賞人思建功兆庶悅陛下改過之誠孰不歸
德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興行墜典
整緝焚網乘輿有舊儀郡國有恒賦天子之貴豈當憂貧

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也損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
舉一事而眾美具行之又何疑焉恡少失多廉賈不處溺
近迷遠中人所非況乎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不勝管
窺願效之至謹陳冒以聞謹奏

奉天論解蕭復狀

右冀寧奉宣聖旨緣國家賦稅多出江淮既未收復京城
恐遠路傳說過甚所以欲得遣一大臣往彼宣慰以安遠
近之情初欲簡擇此使並先共宰相商量皆云蕭復久任
江外刺史諳彼事宜又就宰相之中名望最重令其往彼

宣慰人必望風悅服其時蕭復亦自見此商議更無異同
朕猶不能自斷遂喚諸朝士般次對見一一親向說宣慰
之意問其穩便與否皆云至要並無異辭朕所以更不疑
惑已與擇得發日及其臨行從一等却論奏欲得且留蕭
復又頻有朝官上封事亦與從一等意同朕忽見此翻覆
非常悵恨數日思量不測其故意者必是蕭復計會遣其
論奏蕭復又有何事苦欲得住其意深不可會卿比來諳
此人性行否兼與朕子細思料若不肯去其意何在者蕭
復往年曾任常州刺史臣其時寄住常州首尾二年閱其

理行及到京邑多與往來歲月滋深情意相得復之志性
臣則備諳本是貴門又聯戚屬痛自修勵慕爲清真矯枉
太深時或過當論經義則以守死善道執心不回爲本議
人物則以魏元忠宋璟爲師已之所行皆欲盡善故涉好
名之累亦無應變之才用雖不周行則可保至如二三爽
德翻覆挾姦復之爲人必不至是安有親承計議退自變
渝私誘官僚曲令干說是同兒戲非近人情雖甚狂愚猶
應不敢若稍恭慎固當不爲況乃見稱名流獲踐清貫備
股肱之任承渥澤之私何心何顏忍至於此假令蕭復之

意或欲逗留在於從一之徒寧肯附會臣緣自到行在常
居禁中向外事情視聽都絕忽承顧問莫測端由陛下必
欲研窮斯理不爲難察初舉蕭復充使本是從一等商量
後請蕭復不行又是從一等論奏一矛一楯理必有歸或
遣或留意將安在但垂睿詰孰敢面謾蕭復若相屬求則
從一等何容爲隱從一等儻自迴互則蕭復不當受疑陛
下奚憚而不辯明乃直爲此悵恨也夫明則罔惑辯則罔
冤惑莫甚於逆詐而不與明冤莫痛於見疑而不獲辯是
使情僞相糅忠邪靡分茲實居上御下之要樞惟陛下留

意幸察謹奏

奉天薦袁高等狀

袁高楊頊 已上二人並曾任御史中丞 裴諝 曾任金吾將軍 孫咸 曾任京兆少尹 周皓

曾任丹延都團練觀察使 裴胄 曾任宣州刺史 崔造殷亮李舟 以上並任郎官 何士幹

姚南仲陸淳沈既濟 已上曾任補闕拾遺 右臣近因奏對言及任人

陛下累歎乏才惘然憂見於色臣退而思省且喜且慙所

喜者樂陛下急於求賢明君致理之資也所慙者恥近侍

不能薦士微臣竊位之罪也輒自揣擇思舉所知猶懼鑒

識不明品藻非當反覆參校未果上聞昨蒙宣示中書進

擬量移官令臣審看可否者因悟貶降之輩其中甚有可
稱臣以素所諳知兼聞公議此狀之內僅得十人狀所不
該又有三四或因連累左黜或遭讒忌外遷互有行能咸
著名跡寘之清列皆謂良材若但準例量移及令仍舊出
守固非陛下愛賢之意亦乖海內望理之心儻蒙特恩追
赴行在試垂訪接必有可觀錄用棄瑕既符德號振淹求
舊亦闡大猷謹錄薦陳庶備採擇其餘差序遠近並具別
狀以聞謹奏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右賊泚稽誅保聚宮苑勢窮援絕引日偷生懷光總仗順
之師乘制勝之氣鼓行芟翦易若摧枯而乃寇奔不追師
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據茲事情殊不可
解陛下意在全後委曲聽從觀其所爲亦未知感若不別
務規畧漸相制持唯以姑息求安終恐變故難測此誠事
機危迫之秋也固不可以尋常容易處之今李晟奏請移
軍適遇臣銜命宣慰懷光偶論此事臣遂訊問所宜懷光
乃云李晟既欲別行某亦都不要藉臣猶慮有翻覆因美
其軍盛強懷光大自矜誇轉有輕晟之意臣又從容問云

昨發行在之日未知有此商量今者從此却迴或恐聖旨
顧問事之可否決定何如懷光已肆輕言不可中變遂云
恩命許去事亦無妨要約再三非不詳審雖欲追悔固難
爲辭伏望即以李晟表出付中書敕下依奏別賜懷光手
詔示以移軍事由其手詔之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移軍
城東以分賊勢朕緣未知利害本欲委卿商量適會陸贄
從彼宣慰迴奏云見卿論敘軍情語及於此仍言許去事
亦無妨遂敕本軍允其所請卿宜授以謀畧分路夾攻務
使叶齊尅平寇孽如此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蓄異端

何由起怨臣初奉使諭旨本緣糧賜不均偶屬移軍事相
諧會又幸懷光詭對且無阻絕之言機宜合并若有幽贊
一失其便後悔何追伏望聖聰速垂裁斷謹奏

奉天奏李建徽楊惠元兩節度兵馬狀

右懷光當管師徒足以獨制兇寇逗留未進抑有他由所
患太强不資傍助比者又遣李晟李建徽楊惠元三節度
之眾附麗其營無益成功祇足生事何則四軍接壘羣帥
異心論勢力則懸絕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懷光輕晟
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姦而

怨其事多凌已端居則互防飛謗欲戰則遞恐分功齟齬
不和嫌釁遂構俾之同處必不兩全强者惡積而後亡弱
者勢危而先覆覆亡之禍翹足可期舊寇未平新患方起
憂歎危切實堪疚心太上消慝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
況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寧亂李晟見機
慮變先請移軍就東建徽惠元勢轉孤弱爲其吞噬理在
必然他日雖有良圖亦恐不能自拔拯其危急唯在此時
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爲賊泚
所邀藉此兩軍迭爲犄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

即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聲

一作人

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夫制軍馭將所貴見情
離合疾徐各有宜適當離者合之則召亂當合者離之則
寡功當疾而徐則失機當徐而疾則漏策得其要契其時
然後舉無敗謀措無危勢今者屯兵而不肯為用聚將而
罔能叶心自為鯨鯢變在朝夕留之不足以相制徒長厲
階折之各競於擅能或建勲績事有必應斷無可疑解關
不可以不離救焚不可以不疾理盡於此惟陛下圖之

以前件事宜臣昨晚自行營迴面奉進止以臣所商量

許李晟移就城東灼然穩便但慮懷光不免悵望因此
生詞轉難調息則不如不去令臣更審細思量奏來者
臣以事機得失所繫安危千慮百思通夕忘寐誠以貪
因循而不能矯失者終有大患處艱危而不思出險者
必無久安罄陳芻蕘惟所省擇謹奏

駕幸梁州論進獻瓜果人擬官狀

右欽漉奉宣聖旨自發洋州已來累路百姓進獻果子胡
瓜等雖甚微細且有此心今擬各與散試官卿宜商量可
否者伏以爵位者天下之公器而國之大柄也唯功勳才

德所宜處之非此二途不在賞典恒宜慎惜理不可輕若
輕用之則是壞其公器而失其大柄也器壞則人將不重
柄失則國無所恃起端雖微流弊必大緣路所獻瓜果蓋
是野人微情有之不足光聖猷無之不足虧至化量以錢
帛爲賜足彰行幸之恩因饋酬官恐非令典謹奏

又論進瓜果人擬官狀

右欽湊齋中書所與進瓜果人擬官狀示臣仍奉宣聖旨
朕所到處欲得人心喜悅試官虛名無損於事宰臣已商
量進擬與亦無妨者臣愚以爲信賞必罰霸王之資輕爵

褻刑衰亂之漸信賞在功無不報必罰在罪無不懲非功而獲爵則爵輕非罪而肆刑則刑褻爵賞刑罰國之大綱一綱或棼萬目皆弛雖有善理未如之何天寶季年嬖倖傾國爵以情授賞以寵加天下蕩然紀綱始紊逆羯乘釁遂亂中原防戍歲增策勲日廣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與焉職員不足以容功而散試之號行焉青朱雜沓於胥徒金紫普施於輿阜薰蕕無辨涇渭不分二紀于茲莫之能整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聖旨以爲試官虛名無損於事臣伏恐陛

下思之未熟偶有是言儻或謂之信然臣竊以爲過矣夫立國之道惟義與權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爲重利近實而於德爲輕凡所以裁是非立法制者則在乎其義至於參虛實揣輕重並行而不傷迭用而不悖因衆之欲度時之宜消息盈虛使人不倦者則存乎其權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名則耗匱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利則誕謾而人情不趨故國家之制賞典錫貨財賦秩廩所以彰實也差品列異服章所以飾虛也居上者必明其義達其變相須以爲表裏使人日用而不知則

爲國之權得矣謹按命秩之載于甲令者有職事官焉有散官焉有勲官焉有爵號焉雖以類而分其流有四然其掌務而授俸者唯繫於職事之一官以序才能以位賢德此所謂施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其勲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以馭崇貴以甄功勞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其實利者也虛實交相養故人不瀆賞輕重互相制故國不廢權今之員外試官頗同勲散爵號雖則授無費祿受不占員然而突銛鋒排患難者則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效者又以是酬之其爲用也可謂重矣今或捧

瓜一器挈果一盛亦授試官以酬所獻則彼突銛鋒而竭筋力者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瓜果草木也視人如草木誰復爲用哉且員外試官無俸祿之資無攝管之柄無見敬之貴無免役之優唯假空名以籠浮俗浮俗所以若存若亡而未甚厭棄者徒以上之所惜耳今陛下若又輕用之以爲無損於事人寤斯旨復何賴焉後之立功曷用爲賞陛下若欲賞之以職事則官員有限而勲伐無窮固不勝其用矣陛下若欲賞之以貨財則人力已殫而

帑藏皆匱固不充其費矣既未有實利以敦勸又不重虛
名而濫施人無藉焉何以爲國且植瓜樹果多是野人貧
者所資唯在衣食假以冗號亦奚用焉必欲使之歡欣不
如厚賞錢帛人不失利國不失權各得所宜兩全其實何
有不可顧傷大猷願留睿思更少詳度謹奏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七十目錄

陸贄 十一

興元論解姜公輔狀

又答論姜公輔狀

興元論請優獎曲環所領將士狀

興元論解蕭復狀

又答論蕭復狀

興元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

興元賀吐蕃尚結贊抽軍迴歸狀

與天啓書

與天啓書

又答俞允文

與天啓書

與天啓書

又答俞允文

與天啓書

與天啓書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一十一目錄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七十

陸贄 十一

興元論解姜公輔狀

右欽湊奉宣聖旨緣唐安公主喪亡不可向此間遷厝權
令造一塔安置待收復京城即擬將歸以禮葬送所造塔
役功費用亦甚微小都不合是宰相所論之事姜公輔忽
有表奏都無道理但欲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朕本拔擢將
爲腹心今却如此豈不負朕至深卿宜商量如何穩便者
公輔頃在翰林與臣久同職任臣今據理辨直則涉於私

黨之嫌希旨順承則違於匡輔之義涉嫌止貽於身患違
義實玷於君恩徇身忘君臣之恥也別嫌獎義主之明也
臣今不敢冒行所恥亦賴陛下明聖而鑒焉古語有之順
旨者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故人臣皆爭順旨而避
逆意非忘家爲國捐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
言開一說哉是以哲后興王知其若此求諫如不及納善
如轉圜諒直者嘉之訐犯者義之愚淺者恕之狂誕者容
之仍慮驕汰之易滋而忠實之不聞也於是置敢諫之鼓
植告善之旌懸戒慎之鞞立司過之士猶懼其未也又設

官制以言爲常由是有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
誨士傳言庶人諉尚恐其怠也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
於路而振警之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
常刑然非明智不能招直言非聖德不能求過行招直則
其智彌大求過則其德彌光唯衰亂之朝闇惑之主則必
諱其過行忿其直言以阿諛爲納忠以諫爭爲揚惡怨讟
溢於下國而耳不欲聞腥德達於上天而心不求寤迨乎
顛覆猶未知非情之昏迷乃至於是故明者廣納以成德
闇者獨用而敗身成敗之途千古相襲與敗同轍者罔不

覆與成同軌者罔不昌以陛下日月之明江海之量自當
矯夏癸殷辛拒諫飾非之慝協大禹成湯拜言改過之誠
矧又時運方屯物情猶鬱乃是陛下握髮吐哺之日宵衣
旰食之辰士無賢愚咸宜錄用言無大小皆務招延固不
可復有忤逆之嫌甘辛之忌也夫君人者以眾智為智以
眾心為心恒恐一夫不盡其情一事不得其理孜孜訪納
唯善是求豈但從諫不拂而已哉乃至求謗言聽輿誦葑
菲不以下體而不採故英華靡遺芻蕘不以賤品而不詢
故幽隱必達今公輔官在諫議任居宰衡獻替彌綸乃其

職分比於芻蕘葑菲豈不優而且重哉此理之常奚足怪也縱使引喻非當不猶愈於輿誦乎矯激過深不猶愈於謗言乎晉文聽輿人之誦而霸業興虞舜設誹謗之木而帝德廣斯實聖賢之高躅陛下何疾焉聖旨又以造塔役費微小非宰臣所論之事下臣愚戇竊謂不然當問理之是非豈論事之大小若造塔為是役雖大而作之何傷若造塔為非費雖小而言者何罪夫小者大之漸微者著之萌故君子慎初聖人存戒知幾者所貴乎不遠而復制理者必在於未亂之前本立輔臣置之左右朝夕納誨意在

防微微而弼之乃其職也涓涓不遏終變桑田燄燄靡除
卒燎原野流煽已甚禍災已成雖欲救之固無及矣書曰
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易曰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不爲也
以小惡爲无傷而不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
解然則小之不可不慎也如此陛下安得使之勿論乎虞
書載咎繇之言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兢兢慎也業
業危也幾者動之微也唐虞之際主聖臣賢庶績咸熙萬
邦已協而猶上下相戒既慎且危慮事之微日至萬數然
則微之不可不重也如此陛下又安可忽而勿念乎舜之

爲君始作漆器羣臣固爭咸謂非宜漆器之爲用也甚堅
其爲費也蓋寡然猶相繼諷諫者豈不欲杜其漸而慎其
初歟是知君臣之間義同一體事罔大小相須而成故舜
命其臣曰作朕股肱耳目夫股肱之奉元首不以煩細而
闕於運行耳目之助心靈不以么微而廢於視聽是以臣
子之於君父也盡其敬而敬焉盡其愛而愛焉敬則願及
於尊榮愛則懼陷於過惡萬邦黎獻莫不皆然而況位列
朝廷任當輔弼主辱與辱主安與安此而不言誰復言者
禮曰近而不諫則尸利也若宰相者可謂近矣事或乖誤

得無諫乎武丁賢君也傳說賢相也而武丁引金作礪以命其相說諭木從繩以戒其君是則輔弼之任匡救攸屬巨細之事悉宜盡規陛下所言役費微小非宰相所論之事又謂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此誠異乎愚臣之所聞是以願披肺腸而不敢自默者也若以諫爭爲指過則剖心之主不宜見罪於哲王若以諫爭爲取名則匪躬之臣不應垂訓于聖典獻替列職竟使奚爲左右有人復將焉用臣竊謂指過以示直固不如改過以見稱進諫以取名固不如納諫之爲美假有意將指過諫以取名但能聞善而遷

見諫不逆則所指者適足以彰陛下莫大之善所取者適足以資陛下無疆之休因而利焉所獲多矣儻或怒其指過而不改則陛下招惡直之譏黜其取名而不容則陛下被違諫之謗是乃掩已過而過彌著損彼名而名益彰果而行之所失大矣一獲一失可不慎乎伏願嘉忤旨之忠祛逆耳之吝平積憤之氣彌逆詐之情然後試以愚言反覆參校庶臻至理且亮微誠謹奏

又答論姜公輔狀

右欽澈奉宣聖旨省卿所奏公輔事宜雖甚知卿盡忠然

似未會朕意朕意以公輔才行共宰相都不相當在奉天
時早欲停罷後因公輔辭退朕已對面許訖尋屬懷光背
叛遂且因循容到山南公輔知朕必擬移改所以固論造
塔事賣直取名據此用心豈是良善朕所以惆悵者祇緣
如此卿今疑朕不能納諫殊乖本意者臣以戇執務在朴
忠推理而言有懷必盡睿意元妙非凡所窺如臣懵昧之
材且無希伺之志奏報失旨宜其固然所冀錄微欵而矜
至愚實天下幸甚古人有言曰明主者可以理奪又曰主
聖則臣直今陛下稟天縱之才備聖明之資臣若抱理莫

仲守直不固上虧至化罪莫大焉輒復據直道而理其前
言惟陛下留意幸察臣竊以領覽萬幾必先虛其心鑑鏡
羣情必先誠其意蓋以心不虛則物或見阻意不誠則人
皆可疑阻於物者物亦阻焉疑於人者人亦疑焉萬物阻
之兆人疑之將欲感人心致於和平盡物理使無紕繆是
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無乃愈疎乎孔子曰不遷怒不億
不信豈非懼於肆情逞憾以至于失中違道者哉臣之區
區志欲匡輔是以前者奏疏願陛下平積憤之氣彌逆詐
之情然後試以愚言反覆參校庶臻至理且亮微誠今陛

下以素欲廢罷公輔之心而謂其所行皆非良善則是遷怒而積憤之氣未平也陛下揣公輔知必移改之意而謂其所言皆欲取名則是億不信而逆詐之情未彌也逆詐未彌積憤未平固宜公輔獲戾於蓄疑下臣見尤於乖意謂之至當則或不然夫臣之獻言以助理也君之求諫以弼違也言苟助理何必以人而廢言諫苟弼違何必責意而拒諫若彼言無足用意雖善而奚爲諫有可從人雖咎而寧捨古先聖王所以採葑菲詢芻蕘傳謗言用仇怨急於聽納乃至於斯其意無他惟義所在願陛下不以憎嫌

而遺其片善不務精察而謂之大明忠言者利於行而拂於情唯計慮至熟乃能無忤幸紆宸鑑更審所宜謹奏

興元論請優獎曲環所領將士狀

右曲環所領一軍悉是朱泚部曲或頃在鳳翔所管或本從河朔同來後因汴宋用兵權抽赴彼應援所以行營將士猶舉幽隴爲名今之元兇乃其舊帥岐下則楚琳助亂薊門則朱滔黨姦獨此偏師漂然河上其營幕則寄于他土其家屬則陷于匪人又屬汴路艱虞浚城陷覆糧餉屢絕資裝久殫士卒常情固難安處是宜潰歸舊管否則散

適樂郊而曲環撫之悉離叛孤軍自守亦不苟從處危能安聞難輒赴甚推齊肅累著功勳近日將帥之中罕有如環之比考其才節絕有過人但緣羈寓多時窮匱轉甚繼陳章奏言及酸辛告急朝廷則力未能救求哀郡府則人莫見憂覽其辭情可爲流涕若失於應接則終以危亡良將義徒實在深惜願陛下不以常人遇之不以常事遣之方今勢可相資唯有江左完實恐須密敕韓滉切令贍恤此軍器甲衣糧咸使周足因賜劉洽手詔亦委加意保持若得自存必有成績非艱難無以表特操非英聖不能

全異才有功見
必悅勸臣不勝區區爲國獎善拯危
之意謹啟事以聞謹奏

與元論解蕭復狀

右欽漵齎蕭復表示臣兼奉宣聖旨朕比緣李懷光兇狂
權且就此迴避山南既與京畿接近指麾兵馬日望收城
今蕭復勸朕令幸江陵表狀之中張皇頗甚朕不會其意
昨問從一從一亦甚驚怪不知事由蕭復奏事官李充朕
適喚對共語亦似不是純良此人莫是李承昭家子弟否
卿宜審看蕭復表中意趣斟酌奏來者臣伏覩其表兼揣

其情蓋以遠路傳聞事多失實大臣獻納務且竭誠雖有過當之虞失中之策但宜勿用不足爲尤何則駐蹕奉天屯難已甚況又不駐艱危可知蕭復備位樞衡奉使宣慰忽聞變故寧免驚憂梁岷之間窮隘特甚輦輓攸止資奉實難凡在戀主之誠各懷徯后之志是以延賞奉迎於西蜀韓滉望幸於東吳此乃臣子之常情古今之通理蕭復所請亦類於斯事雖非宜意則可恕李充頃任御史臣嘗與之同寮其人是故福建觀察使李椅之男共承昭房從已遠才頗通敏性亦溫恭宗族之中足稱佳器伏願更廣

詢訪方驗臣言不誣謹奏

又答論蕭復狀

右欽激奉宣聖旨卿所奏蕭復事朕已具悉假使更無別
意終是不識事宜今巡行諸道轉恐事多乖失緣孟皞年
老今欲除蕭復為福建觀察使便令赴任去就亦應得所
卿意以為何如者伏以將相之任所委皆崇中外迭居亦
是常理然君臣有禮進退不可以不全理體有宜本末不
可以不稱頃盜興都邑駕適郊畿陛下悔征賦之殷繁念
黎元之困悴誕降慈旨深示憫傷特遣大臣普詢疾苦本

期還報將議優蠲眾情禺禺日望上達今若未終前命遽授遠藩則是膏澤將布而復收渙汗已發而中廢事既失望人何以觀斯乃進退之禮不全本末之宜不稱謂為得所臣實疑之儻慮處事乖方不欲淹留在外則當諭以詔旨促其歸程遠郡巡歷未周但令副介分往待其復命親訪物情革弊垂恩用符德號使務既畢能否益彰徐擇所宜以圖進退庶於事體允得厥中謹奏

興元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

右欽澈奉宣聖旨近日往往有卑官從山北來皆稱自京

城偷路奔赴行在大都此輩多非良善有一邢建論說賊中體勢語最張皇察其事情頗是窺覘今且令留在一處安置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根尋恐有姦計卿宜商量如何穩便者臣伏以任總百揆者與一職之守不同富有萬國者與百揆之體復異蓋尊領其要卑主其詳尊尚恢宏卑務近細是以練覈小事糾察微姦此有司之守也維御萬樞選建庶長總綱而眾目咸舉明邇而羣方自通此大臣之任也愚智兼納洪纖靡遺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垂旒黻續而黜其聰察匿瑕藏疾而務於包含不示威而人

畏之如雷霆不用明而人仰之如日月此天子之德也以
卑而僭用尊道則職廢于下以尊而降代卑職則德喪于
上職廢則事不舉德喪則人不歸事不舉者弊雖切而患
輕人不歸者釁似微而禍重茲道得失所關興亡聖王知
宇宙之大不可以耳目周故清其無爲之心而觀物之自
爲也知億兆之多不可以智力勝故壹其至誠之意而感
人之不誠也異於是者乃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
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
彌遠故宣尼述陶唐之盛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周詩美

文王之德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皆覆育萬物渾然大
同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項籍納秦降卒二十萬慮
其懷詐復叛一舉而盡坑之其於防虞亦已甚矣漢高豁
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然
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秦
皇嚴衛雄猜而荆軻奮其陰計光武寬容博厚而馬援輸
其款誠豈不以虛懷待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
情思附則感而悅之雖寇讎化爲心膂有矣意不親則懼
而阻之雖骨肉結爲仇慝有矣臣故曰茲道得失所關興

亡伏惟陛下睿哲文思光被四表孝友勤儉行高百王然猶化未大同俗未至理者良以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幾有獨馭區寓之意謀吞眾畧有過慎之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嚴東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盡者憂於見疑著勲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攻討馴致離叛構成禍災兵連於外變起於內歲律未半乘輿再遷國家艱屯古未嘗有以陛下至聖之德而遘茲殷憂之期天其或者欲大啟睿心徹小失而崇丕業耳臣謂陛下當奉若

天意追咎已然凡所致寇之由悉已詳知其故將革前弊以消羣疑今承德音尚襲流誤若未悔禍何由彌災臣獲蒙過知又辱下問若務順旨是爲欺天庸敢指陳庶裨闕漏往歲初奮師旅四征不庭義烈之徒人思自效捨逆歸欵者繼獻于闕下陳謀諫失者爭詣于禁門陛下能於此時乘軍氣之方雄因人心之願盡輟沐吐哺虛襟坦懷海納風行不疑不滯功者報之義者旌之直者獎之才者任之其或有志而無補於時敢言而不當其理亦必恕其妄作錄其善心率皆優容以禮進退如此則海內風靡翕然

歸心賢愚咸懷小大畢力蕞爾凶醜曾何足平臣固知久
已理安必無奉天之幸矣其所以孕禍胎而索義氣者在
乎獨斷宸慮專任睿明降附者意其窺覷輸誠者謂其遊
說論官軍撓敗者猜其挾姦毀沮陳兇黨強狡者疑其爲
賊張皇獻計者防其漏言進諫者憚其宣謗凡此之類悉
貽聖憂咸使拘留謂之安置或詰責而寘於客省或勞慰
而延於紫庭雖可獎頗異其辭然於圈閑一也既杜出入
勢同狴牢解釋無期死生莫測守護且峻家私不通一遭
繫維動歷年歲想其痛憤何可勝言由是歸化漸稀而上

封殆絕矣徇義之心既阻脅從之黨彌堅而貴近之臣往
來之使希望風旨詭辭取容唯揣樂聞不憂失實咸言聖
謀深遠策畧如神小寇孤危滅亡無日陛下急於誅惡皆
謂其事信然窮兵竭財坐待乎一人心轉潰寇亂愈滋遂
至轂下生戎宮闈不守儻陛下能於此際遽敷大號謝過
萬方敘忠良見忌之冤而舉其尤鯁亮者加之厚秩糾阿
諛不實之罪而數其極姦妄者處之大刑賞罰既明忠邪
畢辨以此臨下誰敢不誠以此懷人何有不服過而能改
亂亦遄安臣固知尋復京師必無梁岷之遊矣陛下既闕

慎于始又失圖于中收之西隅唯在茲日豈可復使一事
紕繆一言過差哉今賊泚未平懷光繼叛都邑城闕猓猓
迭居關輔郊畿豺狼雜處朝廷僻介于遠郡道路緣厯於
連山杖策從君其能有幾推心降接猶恐未多稍不禮焉
固不來矣若又就加猜刻且復囚拘使反者得辭來者懷
懼則天下有心之士安敢復言忠義哉卵胎不傷麟鳳方
至魚鼈咸若龜龍乃遊蓋悅近者來遠之資懷小者致大
之術也竊料邢建等輩必非助逆之徒假如過有張皇跡
涉疑似亦望矜愚惜體屈法裕人並量器能隨事甄貸武

者措之於戎伍文者付之於宰司大則授以職員次但優其選序必有須離行在難處親軍則或除諸道一官或委諸使錄用就其常分各稍加恩古人有言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惠澤所及謳歌乃歸流聞四方孰不欣戴昔趙殺鳴犢聖人輟行燕尊郭隗賢士繼往況乎天子所作天下式瞻一言阻物則天下莫不自疑一事恤人則天下莫不同悅固不可以小失爲無損而不悔亦不可以小善爲無益而不行小猶慎之矧又非小願陛下惟事無大小皆以覆車之轍爲戒實宗社無疆之休謹奏

欽定全唐文 卷四百七十一
興元賀吐蕃尚結贊抽軍迴歸狀

右欽漵奉宣聖旨適得渾瑊奏比日尚結贊頻使人計會擬自領兵馬尅期同收京城緣春來蕃軍多有疾疫近得探報尚結贊等並抽兵退歸不知遠近朕意緣吐蕃士馬強盛又以和好之義自請將兵助國討賊朝夕望其成功今忽抽軍退歸甚失準擬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並不至絕多若無蕃軍應援深慮被賊衝突卿試料量事勢如何者臣質性孱昧不習兵機但以人情揆之時亦偶有所得自承此旨欣賀實深竊謂蕃戎退歸乃是社稷遐福昨日

已附欽湫口奏訖伏恐未盡愚款尚勞聖憂謹附披陳庶
解疑結彼吐蕃者犬羊同類狐鼠爲心貪而多防狡而無
恥威之不格撫之不懷雖或時有盛衰大抵常爲邊患陰
詐難御特甚諸夷陛下但舉建中已來近事準之則戎心
難知固可明矣頃者方靖中夏未遑外虞因其乞盟遂許
結好加恩降禮有欲無違而乃邀求寢多翻覆靡定託因
細事噴有煩言首尾凡歷四年要約竟未堅決立碑纔畢
復請改移猜矯多端於斯可驗逮至盜驚都邑駕幸郊畿
結贊總戎在邊因請將兵赴難陛下推誠允納厚賂招徠

逗留持疑竟不時進無濟討除之用但攜將帥之心懷光
遽至猖狂頗亦由茲促禍及皇輿再駕移蹕漢中陛下猶
望蕃兵以寧內難親倚之情彌厚屈就之事亦多豺狼野
心曾不知感翻受朱泚信使意在觀變推移頻與諸軍尅
期至時皆不赴會致令羣帥進退憂虞欲捨之獨前則慮
其懷怨乘躡欲待之合勢則苦其失信稽延既姦且驕曷
望成績非唯變態難測且又妨擾實深戎若未歸寇終不
滅臣請復爲陛下根本其說則人情物理昭然皆可得而
察焉向者謀誘蕃兵本是使臣失策陛下急於戡亂嘉彼

效誠唯恐後時不暇詳議遽降優詔促令進軍遠近聞之莫不危駭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且患蕃戎之奪其功士卒恐陛下不恤舊勞而畏蕃戎之專其利賊黨懼蕃戎之勝不死則悉遺之擒百姓畏蕃戎之來有財必盡為所掠是以順於王化者其心不得不怠陷於寇境者其勢不得不堅怠我之師堅寇之眾戎心變詐復未可量以此益兵但招其損耳以此靖國適資其亂耳抑昨蕃戎未退臣又竊有過憂流聞結贊好謀恐其潛蓄姦計儻或幸朝廷播越之際乘賊泚窮蹙之時輕犯近郊若升虛邑耀兵牧馬

不却不前外奉國家內通兇逆兩持誘脅之勢俱納贈遺之資旁觀戰爭坐乘衰弊如此則王師不得伐叛烝黎不得寧居賊必耗亡我亦困竭京甸所有勢無子遺千里邱墟得將安用是乃戎有萬全之利我有不測之危臣所以痛心傷神晝驚夕惕者慮其意及於此也所賴天奪其魄神降之災覩機若暝遘厲自遁實昊穹悔禍之應列聖垂祐之期廓清妖氛慶必非遠何以知其然也自賊泚之亂始於暴兵因徵役之繁興乘衛禁之闕備誘扇羣慝遂謀大姦逆天僭君躬肆攻逼凡有血氣皆知惋嗟矧伊忠良

孰不痛憤獨惡無與何能久存加以聖德日新改過不吝
布革弊之詔宏恤隱之懷天下黎元翕然遷善易心改觀
厭亂思安和風既揚昏祲自斂蠢茲狂悖久合殲夷頃屬
懷光昏迷緩師養寇吐蕃干撓生事惑人故使義士無施
厲階猶梗今懷光別保蒲絳吐蕃遠避封疆形勢既分腹
背無患斌晟諸帥才力得伸又各士馬非多資糧向竭若
不降賊即須建功此輩寵任已崇貴位已極建功則寵增
而位固降賊則名辱而身危況賊之兇愚滅亡可必賊之
孤劣翦撲非難孰肯捨固而就危違寵而從辱棄垂成之

業臣將滅之虜哉既牽於利害之情理不同惡又迫於單
乏之急勢難久居勢理相驅安能無戰渾瑊統戴休顏韓
遊瓌乘其西北李晟率駱元光尚可孤攻其東南同病相
資自當合力但願陛下慎於撫接以奮起忠勇之心勤於
砥礪以昭蘇遠近之望中興大業旬月可期不宜尚眷眷
於犬羊之羣以失將士之情也臣愚不任懇悃之至輒以
私懷忖度謹冒昧以聞謹奏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七十一目錄

陸贄 十二

興元論賜渾瑊詔書爲取散失內人等議狀

興元奏請許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便狀

興元請撫循李楚琳狀

興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

鑿駕將還宮闕論發日狀

請釋趙貴先罪狀

論替換李楚琳狀

命答謝書其本

命謝書其本

命謝書其本

興王儲中書丞

興王儲中書丞

興王儲中書丞

興王儲中書丞

謝書

十一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十一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七十一

陸贄 十二

興元論賜渾瑊詔書爲取散失內人等議狀

右德亮承旨并錄先所散失內人名字令臣撰詔書以賜渾瑊遣於奉天尋訪以得爲限仍量與資裝速送赴行在者頃以理道乖錯禍亂荐鍾陛下思咎懼災裕人罪已屢降大號誓將更新天下之人垂涕相賀懲忿釋怨煦仁戴明畢力同心共平多難止土崩於絕岸收板蕩於橫流殄寇清都不失舊物實由陛下至誠動於天地深悔感於神

人故得百靈降康兆庶歸德苟不如此自古嘗有棄擲宮
闕失守宗祧繼逆於赴難之師再遷於蒙塵之日不踰半
歲而復興大業者乎今渠魁始平法駕將返近自郊甸遠
周寰瀛百役疲瘵之氓重傷殘廢之卒皆忍死扶病傾耳
竦肩想聞德聲翹望聖澤陛下固當感上天悔禍之眷荷
烈祖垂裕之休念將士鋒刃之殃愍黎元塗炭之酷以致
寇爲戒以居上爲危以務理爲憂以復言爲急損之又損
尚懼汰侈之易滋艱之惟艱猶患戒慎之難久諱始盡善
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夫以內人爲號蓋是中壺

末流天子之尊富有宮掖如此等輩固繁有徒但恐傷多
豈憂乏使翦除元惡曾未浹辰奔賀往來道路如織何必
自虧君德首訪婦人又令資裝速赴行在萬目閱視眾口
流傳恐非所以答慶賴之心副忤新之望也夫事有先後
義有重輕重者宜務之於先輕者宜措之於後故武王克
殷有未及下車而爲之者有下車而爲之者蓋美其不失
先後之宜也自翠華播越萬姓靡依清廟震驚三時乏祀
當今所務莫大於斯誠宜速遣大臣馳傳先往迎復神主
修整郊壇展禋享之儀申告謝之文然後弔恤死義慰犒

有功綏輯烝黎優問耆耄安定反側寬宥脅從宣暢鬱堙
褒獎忠直官失職之士復廢業之人是皆宜先不可後也
至如崇飾服器繕緝殿臺備耳目之娛選巾櫛之侍是皆
宜後不可先也宜後而先則為君之道喪宜先而後則理
國之義差古之興王必慎於此陛下將務興復又安可不
慎乎且散失內人已經累月既當離亂之際必為將卒所
私其人若稍有知不求當自陳獻其人若甚無識求之適
使憂虞自因寇亂喪亡頗有大於此者一聞搜索懷懼必
多餘孽尚繁羣情未一因而善撫猶恐危疑若又懼之于

何不有昔人所以掩絕纓而飲盜馬者豈必忘其情愛耶
蓋知爲君之體然也以小妨大明者不爲天下固多美人
何必獨在於此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
故君子安不忘危理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春
秋傳曰或多難以固其國或無難以喪其邦誠以處危則
思安之情切遭亂則求理之志深切於思安深於求理國
之固也不亦宜乎及夫居安而驕恃理而怠驕則縱肆其
奢欲怠則厭惡於忠言奢欲日行忠言日梗國之喪也不
亦宜乎昔衛獻出奔久而復國大夫迎於境者執其手而

與之言迎於門者領之而已言其驕怠之易生也齊桓將
圖霸功管仲戒之以無忘在莒懼其情志之易變也今臣
亦願陛下企思危固國如不及懲忘亂喪國如探湯以在
莒爲書紳之規以衰衛爲覆車之鑒則德爲帝範理致時
雍與夫貪逸欲而踐禍機其利害亦云遠矣所令撰賜渾
瑊詔未敢承旨伏惟聖裁謹奏

興元奏請許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便狀
右欽淑奉宣聖旨省卿所奏蕃軍退歸及關中體勢理皆
切當甚慰朕懷然渾瑊李晟等諸軍須有商量規畫令其

進取朕見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疏速奏來者臣聞將
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遙制則失變戎帥稟命則不威是
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於閫誓莫干也授之以鉞俾
專斷也夫然故軍敗則死眾戰勝則策勲不用刑而師律
貞不勞慮而武功立其於委任之體豈不博大哉其於責
成之利豈不精覈哉自昔帝王之所以夷大艱成大業者
由此道也其或疑於委任以制斷由已爲大權昧於責成
以指麾順旨爲良將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
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違令則失順從令則

失宜失順則挫君之嚴失宜則敗君之眾用捨相礙否臧
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其於分畫之道豈不
兩傷哉其於經綸之術豈不都謬哉自昔帝王之所以長
亂繁刑喪師感國者由此道也茲道得失兵家大樞當今
事宜所繫尤切蓋以寇盜充斥乘輿播遷人心有觀變之
搖王室無自固之重秦梁迴繚千里迢遙臨之以威則力
勢不制授之以策則阻遠不精頃者驟降詔書教諭羣帥
事無大小悉爲規裁及乎章表陳誠使臣復命進退遲速
率乖聖謀豈皆樂於違忤哉亦由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算

與臨事有異故也設使其中或有肆情于命者陛下能於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臣竊恐未能也陛下復能奪其兵而易其將帥乎臣亦恐未能也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合宜徒費空言祇勞睿慮匪唯無益其損實多何則時方艱屯下陵上替凡在執干戈而衛社稷者皆自謂勲業由已義烈發心安於專行病於羈制陛下宜俯徇斯意因而委之遂其所安護其所病敦以付授之義固以親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其餘細故悉勿關言所賜詔書務從簡要慎其言以取重深其託以

示誠言見重則君道尊託以誠則人心感尊則不嚴而眾服感則不令而事成其勢當令智者騁謀勇者奮力小大成極其分賢愚各適其懷將自效忠兵自樂戰與夫迫於驅制不得已而從之者志氣何啻百倍哉夫君上之權特異臣下者唯不自用乃能用人其要在順於物情其契在通於時變今之要契頗具於茲儻蒙究思或有可取謹奏

興元請撫循李楚琳狀

右件官比緣性行無良多為時議所惡頗被封章論奏言其心挾兩端若不提防恐妄生窺伺謂宜斥絕用杜姦邪

近者鳳翔使來絕不蒙恩召見滯留數輩並未放還伏恐
陛下不忍忿心頗從輿議以臣蠢戇竊謂非宜李楚琳乘
時艱危倣擾岐下賊殺戎帥歛結兇渠奉天之圍頗亦有
助其於叛亂海內彰聞論者今始紛紜一何知見之晚耶
但以乘輿未復大憝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急宣速告
晷刻是爭商嶺則道迂且遙雒谷復爲盜所扼僅通王命
唯在衰斜此路若又阻艱南北遂將負絕以諸鎮危疑之
勢居二逆誘脅之中洶洶羣情各懷向背賊勝則往我勝
則來其間事機不容差跌儻或楚琳發憾公肆猖狂南塞

要衝東延巨猾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其勢豈不甚病哉且楚琳本懷惟惡是務今能兩端顧望乃是天誘其衷故通歸塗將濟大業陛下誠宜深以爲念厚加撫循得其持疑便足集事儻能遷善亦可濟師今若徇徧狹之談露猜阻之跡懼者甚衆豈唯一夫自昔能建奇功或拯危厄未必皆是絜矩之士溫良之徒驅駕擾馴唯在所馭朝稱兇悖夕謂忠純始爲寇讎終作卿相知陳平無行而不棄忿韓信自王而遂封蒯通以折理獲全雍齒以積恨先賞此漢祖所以恢帝業也置射鈎之賊而任其才釋斬祛之

怨以免於難此桓文所以宏霸功也然則當事之要雖罪惡不得不容適時之宜雖仇讎不得不用陛下必欲精求素行追挾宿疵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豈得盡無疵瑕人皆省思孰免疑畏又況阻命之輩脅從之流自知負恩安敢歸化斯釁非小所宜速圖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又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君陳曰無忿疾于頑又曰必有忍其乃有濟伏願陛下必以英主大略聖人格言爲元龜固不可納豎儒小忠以虧撓興復之業也臣不勝憂國至計謹啟事以聞謹奏

興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

右欽漵奉宣聖旨比在奉天將士並賜名定難功臣今宰
臣等商量扈從中官辛苦至甚亦合依例並賜此名朕以
南衙朝士之中有經奉天重圍又似卿等昨者奔赴行在
涉歷危險亦極艱難今不問中官朝官但經重圍又到山
南者並擬賜名定難功臣卿宜商量豈不穩便者陛下惠
霑摯御仁洽庶寮念隨難之憂危恤從巡之勞苦議增寵
飾將錫嘉名事雖未行意則已就凡在貴近固知銜恩睿
旨淹詳復詢庸賤惟精惟慎允謂防微顧省何知屬當下

問臣若自貪榮號傍懼怨憎因循順成不極所見心且知
負如天鑒何是以不揆言之淺深不計身之利害但輸狂
直唯聖所裁臣聞賞以懋庸名以彰行賞非其庸則忠實
之效廢名浮於行則瀆冒之弊興一足以撓國權一足以
亂風俗授受之際豈容易哉頃以駐蹕奉天迫於患難竟
攘兇逆實賴武人遂旌定難之勲特賜功臣之目名頗符
實事亦會時所霑雖多誰曰非允至如宮闈近侍班列具
臣雖奔走恪居各循厥職而驅除翦伐諒匪所任又屬皇
輿再遷天禍未悔見危無補曷謂功臣致寇方深孰云定

難縱使遭罹圍逼跋履崎嶇難則當之定將安據勞或有
矣功其謂何大凡有生之倫莫不各親其類賤彼貴我抑
惟常情黜異獎同亦是常性臣忝搢紳之列又當受賜之
科竊自校量猶知不可而況於公議乎況於介冑之士乎
人之多言靡所不至必謂陛下溺愛近習故徇其苟得之
情況該羣司以分其私昵之謗怨不在大釁皆自微必將
沮戰士激勵之心結勲臣憤恨之氣所悅者寡所愠者多
所與者虛名所失者實事所悅者臣下之夸志所病者國
家之大猷利害皎然不爲難辨且名者衆之所評也是曰

公器亦爲爭端覈之至精猶患相軋處或乖當安能勿踰
以漢高之制服雄豪太宗之削平區寓天下既定乃論功
勲有蕭曹之殊庸有房杜之碩畫戰守經略倬乎殊倫猶
謂豐沛故人刀筆文吏諸將不服頗相訐揚乃至攘袂指
天拔劍擊柱偶語謀反誼譁訟寃矧今國步猶艱王化未
洽方資武力以殄寇讎蓋非恩倖競進之時文儒角逐之
日當功而獎尚恐未孚獎又非功固宜見誚儻有節效尤
著理當褒崇賞典甚多何必在此其餘別無績用例徇驅
馳且俟賊平甄錄非晚謹奏

鑾駕將還宮闕論發日狀

右先頒敕旨已定行期所司供承亦聞粗備但以霖潦方甚道路阻艱眾情同憂莫敢論奏今發日漸逼陰雲尚繁小大嗷嗷愁懼轉甚臣雖闇鈍亦竊揣量豈不知元惡初平餘氛未殄乃是逆順將分之際吉凶多變之時須速鎮安理宜促駕向使霖潦為害人功可施其備禦由於智能其役用止於煩費其所患不及於性命其可憂但在於人臣則當公私罄財上下竭力務寧大業奚恤暫勞各應叶奉聖規安敢復忤成命良以裒斜峻阻素號畏途緣側逕

於巔巖綴危棧於絕壁或百里之內歷險且千或一程之
中涉水數四若遇積雨滯浸羣峰澍流巨石崩奔訇殷相
繼深谷瀰漫往來不通悉非功力之所支籌略之所遏斯
須之頃且步之間倉黃邁歿皆不可測匹夫單騎尚且過
防況萬乘時行千官景從而可以蹈不存之險冒無禦之
災乎如或磴路深崩閣道淹圯環衛之儀少缺屬車之馬
微驚縱有億徒何所爲用陛下欲無駭慮其可得乎又或
霖滯更深谿澗皆溢逕路旣絕傳送無由連山萬重進退
不可一日乏食將如之何陛下欲無軫憂固亦難矣人主

舉措宜圖萬全必先事以防危不臨危而求幸幸而獲濟
貽媿已深不幸罹災追悔何及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誠哉
是言臣今非敢阻陛下欲速之情但頗以不達爲慮耳儻
迴睿旨少俟開晴則發期雖延涉路無滯不疾而速允叶
乾行知幾其神是謂天鑒竊聞羣議輒以上陳悽悽懇誠
實冀昭納謹奏

請釋趙貴先罪狀

右欽淑奉宣聖旨前者共卿商量趙貴先欲恕其罪朕朝
來更問諸將皆云貴先順從朱泚則是逆人合依常刑不

可寬捨衆人意旣如此應難釋放卿宜知悉者臣愚以爲
貴先從逆之罪法當不容貴先陷身之由情則可恕陛下
所議矜宥原其情也諸將所請誅戮據於法也據法而除
君之惡者人臣之常志原情而安衆之危者人主之大權
臣主之道旣殊通執之方亦異言各有當體各有宜事或
相駁而無傷此之謂也往以襄城告急詔命隴右發兵齊
映率衆東行貴先卽其部將于時軍至昭應適遇駕幸奉
天齊映馳歸鳳翔貴先獨主營幕進無總帥退闕亂兵遂
爲賊泚所招給以同迎鑾駕泚旣反狀未露貴先安得勿

從已受邀留遂遭劫制身縻僞職兵隸兇徒雖居賊中亦
不見任首末事跡簡在天心臣亦親承德音非獨聞於傳
說其於情狀頗有足矜所可受責之辜唯在不能守節而
死耳貴先儻能守節卽是忠烈之徒固獲褒旌豈資寬捨
凡所議讞蓋緣獄疑罪疑惟輕實編令典脅從罔理亦載
聖謨況復懷光未殲希烈猶熾遭罹誘陷其類實繁今京
邑初平皇猷更始乃是汚俗觀化之日聖王布德之時所
用刑章尤宜審慎一輕一重理亂攸生宥之以恩則自新
者咸思歸命斷之以法則懷懼者姑務偷生眾心旣偷賊

勢愈固不忍一朝之忿而貽累歲之憂苟循匹夫之談以興億眾之役爲計若此夫何利之有焉曩者羯胡亂華染汚士吏肅宗興復累降赦書罪止渠魁餘所不問河朔遺孽旣聞德澤之宏被且幸脅汚之見原人人皆自怨尤各悔歸國之晚及乎三司按罪繼用嚴科未降之流復喜得計慶緒將消而再結思明已附而重攜浸長厲階至今爲梗豈不以任法吏而虧權道小不忍而亂大謀者乎昔漢高帝旣定四方見諸將往往偶語謀反乃問張良曰爲之奈何良曰陛下所最恨者爲誰帝曰雍齒與我有舊而數

金定全月文 卷四十二 三
窘我良曰今急封雍齒則人人自堅矣帝用良計諸將果
安皆云雍齒且侯吾屬何患蓋以圖霸王者不牽於常制
安反側者罔念於宿瑕今陛下有漢高之英貴先無雍齒
之釁加戮不足威暴逆矜全可以定危疑明恕而行盛德
斯在何所爲慮尚勞依違微臣區區上言蓋爲將來張本
凡非首惡皆願從寬庶使負累之徒莫不聞風而化消姦
兇誘惑之計開叛亂降附之門此其大機不可失也陛下
前意固爲善矣伏惟不爲浮議所移謹奏

論替換李楚琳狀

右欽淑奉宣聖旨李楚琳不可久在鳳翔欲候朕到日簡
擇一人替楚琳充節度使楚琳別與一官便隨朕歸京既
有迎駕諸軍威勢甚盛因此替換亦是權宜卿宜商量穩
便否者臣聞王者有作先懷永圖謀必可傳事必可繼不
因利以苟得不乘便而幸成故能上下相安而理可長久
也彼楚琳者固是亂人乘國難而肆逞其姦賊邦君而篡
居其位按以典法是宜污瀦既屬多虞不遑致討乃分之
以旄鉞又繼之以寵榮逮至南巡頗全外順道途無壅亦
有賴焉雖朝命累加蓋非獲已然王言一出則不可渝縱

闕君臣之恩猶須進退以禮今若因行幸之威勢假迎扈之甲兵易置以歸是同虜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禍變繁興爲日久矣負釁居位豈唯一人以此時巡後將安入以此撫御誰其感懷昔漢高僞遊韓信見獲功臣繼叛天下幾危征伐紛紜以至沒代其徼倖之不可也如此陛下得不爲至戒哉議者謂之權宜臣又未諭其理夫權之爲義取類權衡衡者稱也權者錘也故權在於懸則物之多少可準權施於事則義之輕重不差其趣理也必取重而捨輕其遠禍也必擇輕而避重苟非明

哲難盡精微故聖人貴之乃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
立未可與權言知機之難也今者甫平大亂將復天衢輦
路所經首行脅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
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
以反道爲權以任數爲智君上行之必失衆臣下用之必
陷身歷代之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由此誤也夫以韓信
才略當時莫儔且負嫌猜已遭告訐縱之足以亂區寓除
之可以安國家幸而成擒猶謂失策當時被攻戰之害百
代流詭詐之譏况楚琳卒伍凡材廝養賤品因時擾攘得

肆猖狂非有陷堅殪敵之雄出奇制勝之略頗同狐鼠乘
夜睢盱晨光旣升勢自踰縮今郊畿已久武衛方嚴汧隴
鎮壓於其西邠涇扼制於其北顧是岐下若居掌中以楚
琳瑣劣之資處掌中控握之地縱令躑躅何惡能爲願陛
下姑務含宏普安反側促駕遄止錄功犒勤敷肆肯之恩
布維新之令然後徵韋皋楚琳俾入分文武之職擇元勳
宿望命出總岐隴之師則彼承詔欣榮奔走不暇安敢蠱
芥復勞誅鋤措置得宜萬無一跌何遽過動不爲後圖仰
希睿聰試更詳慮謹奏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七十二目錄

陸贄 十三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清指臺督身官舉燕鳳文舉

必向中翁諸罪兵舉

相贊

於... 四百七十二目給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七十二

陸贄 十三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昨日欽敕奉宣聖旨示臣馬燧渾瑊等奏平懷光收河東

狀

一作河中事狀

兼令臣商量須作何處置令欽敕奏來者兇梗

殲盪關畿廓清實聖謀廣運之功亦宗社無疆之祚應須

處置大畧已附欽敕口宣使轉傳言恐未盡意謹復薦其

固陋願陛下少留察焉臣聞禍或生福福亦生禍喪者得

之理得者喪之端故晉勝鄆陵范燮祈死吳克勁越夫差

啟殃是知福不可以久微幸得不可以常覬覦居福而慮禍則其福可保見得而忘喪則其喪必臻臣竊懼詔諛希旨之徒險躁生事之輩幸兇醜覆亡之會揣英主削平之心必將競效甘言誘開利欲謂王師所向莫敵謂餘孽指顧可平請迴蒲坂之戈復起淮沂之役斯議一啟必有亂階故微臣姑以生禍為憂而未敢以獲福為賀也何則建中之難其事可徵始以蓄憾而隘於含容或以亟勝而輕於戰伐故文喜之討涇上之瘡痛未平崇義之征漢南之芟夷繼甚阻命之帥非不誅也伐叛之師非不克也介馬

之斷非不堅也赫斯之怒非不逞也然以人不見恤惟戮
是聞有辜無辜不敢自保是以抱釁反側者懼鈇鉞之次
加畏禍危疑者慮猜譖之旋及遂乃蝨結以拒討狼顧以
背恩彌兩河而亘淮夷盪三輔而盜京邑鑿輅爲之再駕
行宮至于合圍于時海內大搖物情幾去天命莫保于寸
晷三威不出於一城邦國之杌隉艱屯綿綿聯聯若苞桑
綴旒幸而不殊者屢矣勢之危窘實足寒心非有曩時熊
羆翕習之師雷霆奮發之勢武庫劔戟之利帑藏財賦之
殷其所以施令率人取威定亂比於建中之始豈不至微

至殺哉然而陛下懷悔過之深誠降非常之大號知黷武窮兵之長亂知急征重斂之勦財知殘人肆欲之取危知違眾率心之稔慝知烝庶困極之興怨知上下鬱堙之失情德音渙然與之更始所在宣敷之際聞者莫不涕流雖或兇獷匪人亦必爲之歔歔誠之動物乃至斯懷臯鳴以好音消浸沴爲和氣由是姦回易慮黎獻歸心假王叛援之夫削僞號以請罪觀釁首鼠之將壹純誠以效勤流亡凍餒者希保於室家屯戍戰爭者冀全其性命德澤將竭而重霈君臣已絕而更交天下之情翕然一變曩討之

而愈叛今釋之而畢來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羣帥之悖臣禮拒天誅圖活而不圖亡又明矣尚恐陛下以臣言之畧而未喻也請復循其本而申備之往以河朔青齊同惡相扇擁戎據土易代不庭陛下恥王化之未同忿姦慝之靡格於是發六軍神策河陽河東澤潞朔方之騎士以徂征于北命永平汴宋幽隴江淮閩嶺之將卒以奮伐于南罄國家廩帑以贍軍悉公私廩牧以張武算斂周於萬類征徭被於八荒勞已甚矣威亦盛矣既而

曠日綿歲老師費財兩河之寇患有加無瘳而邗本已始
覆矣洎涇卒倡亂泚戎構災豺狼整居於禁闈獬獬擇肉
於馳道河朔問罪之眾布路而歸宋郊仗順之師守壘不
暇于斯之亂海內沸騰儻有問鼎之雄圖滔天之巨猾幸
災乘間何所不爲既而悅納之儔咸自斂縮內無非望之
議外無軼境之侵及聞天澤滌瑕制書復爵曾不帶芥望
風款降爭馳表章唯恐居後跡其素志於此可知是皆假
兵救死之流戀土偷安之輩懷生畏死蠢動之大情慮危
求安品物之常性有天下而子百姓者以天下之欲爲欲

以百姓之心爲心固當遂其所懷去其所畏給其所求使
家家自寧人人自遂家苟寧矣國亦固焉人苟遂矣君亦
泰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
自安之術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安也從古及今未之
有焉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從古及今亦未之有
焉是以昔之聖王知生者人之所樂而已亦樂之故與人
同其生則上下之樂兼得矣聖王知安者人之所利而已
亦利之故與人共其安則公私之利兩全矣其有反易常
理昏迷不恭則當外察其倔強之由內省於撫馭之失修

近以來遠儉身而率人故書曰惟干戈省厥躬又曰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此其證也如或昧於懷柔務在攻取不懲教化之未至不疵誠感之未孚惟峻威是臨惟忿心是肆視人如禽獸而曝之原野輕人如草芥而勦之銛鋒叛者不賓則命致討討者不克則將議刑是使負釁者懼必死之誅奉辭者慮無功之責編昨以困於杼柚而思變士卒以憚於死喪而念歸萬情相攻亂豈有定一夫不率闔境罹殃一境不寧普天致擾兵連禍結變起百端故孔子

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
動于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
矣此蓋必然之常理至當之格言足以爲明鑑元龜貫百
王而不易者也事乃反覆得無懼乎夫理有必然則殊途
歸於同轍言有至當則異代應如合符頃以東北孽徒職
貢廢闕陛下忿其違命大舉甲兵至今逆泚誘姦乘釁而
動所備之寇猶遠介於河山不虞之戎已竊發于都輦蕭
牆之戒不其信歟前典垂訓既如彼近事明驗又如此所
以德音敘哀痛之情悔征伐之事引衆慝以咎已布明信

以示人既往之失畢懲莫大之辜咸宥約之以省賦誓之
以息兵由是億兆汙人四三叛帥感陛下自新之旨悅陛
下盛德之言革面易辭具修臣禮其於深言密議固亦未
盡坦然必當聚黨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
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儻事與言背
則慮禍之態復興自京邑底寧乘輿旋返屬懷光繼亂天
討又行息兵之言我則未復山東羣帥所以未敢生辭者
蓋爲河中之地密近王城迫於朝夕之虞不得不翦除之
爾今若改轅移旆復指淮西則淮西元兇必將誑脅其同

惡之徒間說於新附之帥謂之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
急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是以朱泚滅而懷光戮懷光
戮而希烈征希烈儻平禍將次及則彼之蓄素疑而懷宿
負者能不爲之動心哉心既動則盈其喪身覆族之憂憂
既盈則慮以唇亡齒寒之病夫病同者雖胡越而相愍憂
同者不邀結而自親河朔青齊固當響應建中之禍勢必
重興以國家再造之初當羣孽息肩之後迭來鳴吠或肆
奔衝討之則我力未遑縱之乃寇患斯甚臣愚竊以爲禍
非細未審陛下何方以待之若有其方侮之可也如其未

有願陛下勿輕易焉凡將圖終必在慎始禍機一發難可復追臣請粗陳當今維馭之所宜唯聖主省擇萬一夫君之大柄在惠與威二者兼行廢一不可惠而罔威則不畏威而罔惠則不懷苟知夫惠之可懷而廢其取威之具則所敷之惠適足以示弱也其何懷之有焉苟知夫威之可畏而遺其施惠之德則所作之威適足以召敵也其何畏之有焉故善為國者宣惠以養威蓄威以尊惠威而能養則不挫惠而見尊則有恩是以惠與威交相畜也威與惠互相行也人主之欲柔遠人而服強暴不明斯術之要莫

之得焉今皇運中興天禍將悔以逆泚之偷居上國以懷
光之竊保中畿歲未再周相次梟殄實眾慝驚心之日羣
生改觀之時威則已行惠猶未洽誠宜上副天眷下收物
情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宥河中染污
之黨悉無所問赦淮右僭逆之罪咸與維新蠲貸疲甿休
罷戰士符往歲息兵之令以彰信丕大君舍垢之德以布
仁俾萬姓皆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如是則威不用
而畏如神明惠不費而懷如父母凡在危疑懼討者必將
曰淮右僭逆之罪且赦矣吾屬何患焉凡在脅從同惡者

必將曰河中染污之黨且宥矣吾屬何疲焉凡在倦苦思安者必將曰吾君有戰勝之師抑而不騁信乎其罷征矣凡在凋殘望理者必將曰吾君有嫉亂之憤忍而不據信乎其恤隱矣天下之心若此而禍亂不息理道不行者無之臣所未敢保其必從唯希烈一人而已揆其私心非不願從也想其潛慮非不追悔也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名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覲於天地之間耳縱未順命斯為獨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其計不過厚撫部曲偷容歲時心雖陸梁勢必不敢陛下但敕

諸鎮各守封疆彼既氣奪算窮是乃狴牢之虜不有人禍
則當鬼誅朝廷務崇德以待之臣固知其必不逃於所揣
矣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斯之謂歟今若不顧機宜
復興戎役瀆威而蔑惠捨易而即難是棄明信而務忿心
假敵辭而資寇援窮者不暇恤勞者不得居國之安危或
未可保此乃成敗理亂之所繫願陛下難之慎之區區上
干憂恤在此儻蒙過納狂瞽不疑所行謹當草具招諭之
辭詳陳備禦之畫伏俟宣許方敢以聞謹奏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今月十七日顧少連延英對迴奉宣密旨卿先奏令臺省
長官各舉屬吏近聞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
賂不得實才此法甚非穩便已後除改卿宜並自揀擇不
可信任諸司者臣以闇劣謬當大任果速官謗上貽聖憂
過蒙恩私曲降慈誨感戴循省寢興不寧緣是密旨特宣
不敢對眾陳謝祇稟成命所宜必行恭惟聖規又合無隱
苟有未達安敢勿言雖知塵煩固不可已夫理道之急在
於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
行則或遺其才校勞考則巧僞繁興而貞方之人罕進徇

聲華則趨競彌長而沉退之士莫升自非素與交親備詳本末探其志行閱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僞故孔子云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夫欲觀視而察之固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也是以前代有鄉里舉選之法長吏辟署之制所以明厯試廣旁求敦行能息馳騫也昔周以伯冏爲大僕命之曰慎簡乃僚罔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古之王朝但命其大官而大官得自簡僚屬之明驗也漢朝務求多士其選不唯公府辟召而已又有父任兄任皆得爲

郎選入之初雜居三署臺省有闕即用補之是則古之郎
官皆以任舉充選此其明驗也魏晉已後暨于國初採擇
庶官多由選部唯高位重職乃由宰相考庶官之有成效
者請而命焉故晉代山濤爲吏部尚書中外品員多所啟
授宋朝以蔡廓爲吏部尚書廓先使人謂宰相徐羨之曰
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羨之答云黃散已下悉
委蔡廓猶憤恚以爲失職遂不之官是則黃門散騎侍郎
皆由吏部選授不必朝廷列位盡合簡在台司此其明驗
也國朝之制庶官五品已上制敕命之六品已下則並旨

授制敕所命者蓋宰相商議奏可而除拜之也旨授者蓋
吏部銓材署職然後上言詔旨但畫聞以從之而不可否
者也開元中吏部注擬選人奏置循資格限自起居遺補
及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銓綜之例著在格令至今不
刊未聞常參之官悉委宰臣選擇此又近事之明驗也其
後舊典失序倖臣專朝捨僉議而重已權廢公舉而行私
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者則莫致焉任重之
道益微進善之途漸隘近者每須任使常苦乏人臨事選
求動淹旬朔姑務應用難盡當才豈不以薦舉凌遲人物

衰少居常則求精太過有急則備位不充欲令庶績咸熙
固亦難矣臣實駑鈍一無所堪猥蒙任使待罪宰相惟懷
竊位之懼且乏知人之明自揣庸虛終難上報唯廣求才
之路使賢者各以彙征啟至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達臣
當謹守法度考課百官奉揚聰明信賞必罰庶乎人無滯
用朝不乏才以此爲酬恩之資以此爲致理之具爰初受
命即以上陳求賢審官粗立綱制凡是百司之長兼副貳
等官及兩省供奉之職并因察舉勞效須加獎任者並宰
臣敘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僚請委長官選擇指陳才實以

狀上聞一經薦揚終身保任各於除書之內具標舉授之
由示眾以公明章得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
金亟得則衰升亟失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閱試大
官前志所謂達觀其所舉即此義也自蒙允許即以宣行
南宮舉人纔至十數或非臺省舊吏則是使府佐僚累經
薦延多歷事任議其資望既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
聞於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聰道之難行亦可知
矣陛下勤求理道務徇物情因爲舉薦非宜復委宰臣揀
擇其爲崇任輔弼博採輿詞可謂聖德之盛者然於委任

責成之道聽言考實之方閑邪存誠猶恐有闕所謂委任
責成者將立其事先擇其人既得其人慎謀其始既謀其
始詳慮其終終始之間事必前定有疑則勿果於用既用
則不復有疑待終其謀乃考其事事愆於素者革其弊而
黜其人事協於初者賞其人而成其美使受賞者無所與
讓見黜者莫得爲辭夫如是則苟無其才孰敢當任苟當
其任必得竭才此古之聖王委任責成無爲而理之道也
所謂聽言考實虛受廣納宏接下之規明目達聰廣濟人
之道欲知事之得失不可不聽之於言欲辯言之真虛不

可不考之於實言事之得者勿即謂是必原其所得之由
言事之失者勿即謂非必窮其所失之理稱人之善者必
詳徵行善之跡論人之惡者必明辨爲惡之端凡聽其言
皆考其實既得其實又察以情既盡其情復稽於眾眾議
情實必參相得然後信其說獎其誠如或矯誣亦寘明罰
夫如是則言者不壅聽之不勞無浮妄亂教之談無陰邪
傷善之說無輕信見欺之失無潛陷不辯之冤此古之聖
王聽言考實不出戶而知天下之方也陛下既納臣言而
用之旋聞橫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成於橫議不考實此

乃謀失者得以辭其罪議曲者得以肆其誣率是以行觸
類而長固無必定之計亦無必實之言計不定則理道難
成言不實則小人得志國家所病恒必由之昔齊桓公將
啟霸圖問管仲以害霸之事管仲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
也任賢不能固害霸也固始而不能終害霸也與賢人謀
事而與小人議之害霸也所謂小人者不必悉懷險詖故
覆邦家蓋以其意性儉邪趣尚狹促以沮議爲出衆以自
異爲不羣趨近利而昧遠圖效小信而傷大道故論語曰
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夫以能信於言能果於行

唯以涇涇淺近不克宏通宣尼猶謂其小人管仲尚憂其
害霸況又有言行難保而恣其非心者乎此皆任不責成
言不考實之弊也聖旨以謂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
兼受賄賂不得實才者臣請陛下當使所言之人詳陳所
犯之狀某人受賄某舉有情陛下然後以事質於臣臣復
以事質於舉主若便首伏則據罪抵刑如或有詞則付法
闔責謬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自然憲典克明
邪慝不作懲一沮百理之善經何必貸其姦賊不加辯詰
私其公議不出主名使無辜見疑有罪獲縱枉直同貫人

何賴焉聖旨又以官長舉人法非穩便令臣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伏以宰輔常制不過數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極必不能徧諳多士備閱羣才若令悉命羣官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為私薦易明駁以暗投儻如議者之言所舉多有情故舉於君上且未絕私薦於宰臣安肯無詐失人之弊必又甚焉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私謗雖則秉鈞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訪所親轉為所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今又將徇浮言專任宰臣除吏宰臣不徧諳識踵前須訪於人若訪於親朋則是悔其覆車不易前轍

之失也若訪於朝列則是求其私薦必不如公舉之愈也
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詳擇焉恐不如委任長官慎簡僚屬
所簡既少所求亦精得賢有鑒識之名失實當闇謬之責
人之常性莫不愛身況於臺省長官皆是久當朝選孰肯
徇私妄舉以傷名取責者乎所謂臺省長官即僕射尚書
左右丞侍郎及侍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
亦不出其中今之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
官乃將來之宰臣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業頓殊豈有
爲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擇千

百具僚物議悠悠其惑斯甚聖人制事必度物宜無求備於一人無責人於不逮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所任愈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舉漸輕進不失倫選不失類以類則詳知實行有倫則杜絕徼求將務得人無易於此是故選自卑遠始升於朝者各委長吏任舉之則下無遺賢矣寘于周行既任以事者於是宰臣序進之則朝無曠職矣才德兼茂歷試不渝者然後人主倚任之則海內無遺士矣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求廣在於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是

也考精在於按名責實宰臣之序進是也求不廣則下位罕進下位罕進則用常乏人用常乏人則懼曠庶職懼曠庶職則苟取備員是以考課之法不暇精也考不精則能否無別能否無別則砥礪漸衰砥礪漸衰則職業不舉職業不舉則品格浸微是以賢能之功不克彰也皆失於不廣求人之道而務選士之精不思考課之行而望得人之美是以望得彌失務精益麤塞源浚流未見其可臣欲詳徵舊說伏恐聽覽爲煩粗舉一端以明其理往者則天太后踐祚臨朝欲收人心尤務拔擢宏委任之意開汲引之

門進用不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得自舉其才所
薦必行所舉輒試其於選士之道豈不傷於容易哉然而
課責既嚴進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升是以當代
謂知人之名累朝賴多士之用此乃近於求才貴廣考課
貴精之效也陛下誕膺寶曆思致理平雖好賢之心有踰
前哲而得人之盛未逮往時蓋由鑒賞獨任於聖聰搜擇
頗難於公舉但速登延之路罕施練覈之方遂使先進者
漸益凋訛後來者不相接續施一令則謗沮互起用一人
則瘡痍立成此乃失於選才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則天

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慎簡之規太精而失士是知
雖易於舉用而不易於苟容則所易者適足廣得人之資
不爲害也不精於法制而務精於選才則所精者適足梗
進賢之途不爲利也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長必有
所短若錄長補短則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捨長則天下
無不棄之士加以情有憎愛趣有異同假使聖如伊周賢
如楊墨求諸物議孰免譏嫌昔子貢問于孔子曰鄉人皆
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邠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
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蓋以小人君子意必

相反其在小人之惡君子亦如君子之惡小人將察其情
在審其聽聽君子則小人道廢聽小人則君子道消今陛
下慎選宰臣必以爲重於庶品精擇長吏必以爲愈於末
流及至宰臣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則但納橫議不稽始謀
是乃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且又不辨所毀
之虛實不校所議之短長人之多言何所不至是將使人
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任之道失其端而已乎臣之切言
固非爲已所惜者致理之道所感者見遇之恩輒因陳謝
布露以聞惟陛下幸察謹奏